



第四十五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一委员会
第23次会议
1990年10月30日
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第二十三次会议逐字记录

主席: 拉纳先生 (尼泊尔)

嗣后: 莫里斯先生(副主席)(澳大利亚)

目 录

-- 主席的发言

-- 关于所有裁军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
请更正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 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
在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各项更正将在本届会议结束后按委员会分别汇编印成单册。

Distr. GENERAL
A/C.1/45/PV.23
9 November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下午3点50分开会。

议程项目45至66和155(续)

关于所有裁军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各成员国都知道,委员会工作计划和时间表规定,在裁军议程项目下,提交决议草案的截止时间是今天下午6点。然而,我现在不得不通知委员会,一些代表团向我提出要求,鉴于正在进行深入细致的谈判,将截止时间应延长24小时。为了就这一事项进行进一步磋商,我认为这种要求是在使委员会工作进一步合理化的情况下提出的,我提议委员会决定根据裁军议程项目45至66和155,将截止时间延至明天,1990年10月31日下午6点。

如果我没听到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同意这个程序,就将这样决定。

就这样决定。

班加里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与在我之前发言的代表一道祝贺你当之无愧地当选为这一重要委员会主席。你是一位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领导人,干练的外交家和一个友好国家的杰出代表。塞拉利昂代表团保证在你主持第一委员会审议工作期间给予充分支持和通力合作。我们还想祝贺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

当本委员会今年开会审议裁军和有关的安全问题时,我们的审议工作是在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进行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总体来看,在欧洲和整个东西方关系中发生了重大事态发展,这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极大地改变现代历史进程。主要的事态发展是冷战显然已结束,40多年来冷战妨碍国际社会努力在《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基础上发展集体安全体制。世界现在正处于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对已经发生的积极

而重要的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但同时意识到自鸣得意的危险,特别是目前和平对世界一些冲突地区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来说依然是遥远的梦想。

联合国也发现自己处于十字路口,冷战已经结束,人们日益对多边主义感兴趣,将其视为解决世界上日益共同问题的最可行方式,这使得联合国最终处于国际事务的中心舞台。然而我们都认识到,除非找到悬而未决问题的持久解决办法,特别是与战争和贫穷有关的问题,这种新的积极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仍然可纯消失。

新的国际气候既提供了机会,也提出了挑战。我们在这一委员会所处理的问题对联合国存在的目的具有根本的意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是联合国的主要目标。但是,自从从这个月算起联合国建立45年以来,它目睹了军备的扩散和冲突蔓延。虽然多数武器是在发达国家生产的,但是多数造成千百万人死亡和大量经济损失和破坏的冲突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军备竞赛和冲突之间有一个清楚的联系,因此裁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也有清楚的联系。现在冷战的结束为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来迎接这一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实现全面彻底裁军和执行《宪章》关于集体安全条款。

在讨论世界危机时,国际社会似乎回避了在我们姐妹国家利比里亚所发生的悲剧。在那个曾经是和平和稳定的国家,冲突造成的屠杀和财产破坏使利比里亚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这在现代非洲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国际社会将这一悲惨局势降到比较次要的地位。确实,利比里亚不是一个石油生产国,与石油价格也没有联系,它也没有遭受一个强大邻国的侵略,但是利比里亚确实存在着危机。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生的危机都是对世界和平的攻击。我们不能在选择地区的基础上谈论裁军和解决世界冲突。这种讨论应该是包罗万象的,不管重要或不重要都应该包括世界各个地方。

有些人可能感到利比里亚发生的悲剧与本委员会正在讨论的问题毫无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给无数利比里亚人带来极端痛苦的暴力,如果没有不断地向各个不同派别提供武器和军火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这种军火流动帮助了在利比

里亚发生的暴行。这也证实了我们起先的断言,即非军备生产发展中国家继续成为常规武器倾销场地会带来严重的后果。那些不顾所有道德考虑依然在煽风点火的人必须对火灾的后果负责。

在利比里亚,许多家庭和整个社区都流离失所,造成了大量的难民问题,对包括我国在内的邻国的脆弱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我国外长在本月初向大会讲话时叙述了这些情况,虽然许多情况国际社会也许并不知道,因而许多人也不感到内疚。因此我们敦促联合国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共同体)的计划。

塞拉利昂重申,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和生物武器,应该成为双边、地区或国际所有裁军努力的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鉴于核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而且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最不加区别的方式威胁着人的生命的尊严,我们认为不仅应该禁止这些武器而且应该予以销毁。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感到遗憾的是,最近召开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的结果令人失望,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未能缔结一项全面的化学武器公约。

塞拉利昂不仅是《不扩散条约》的缔约国,而且作为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成员,坚决地支持非统组织的《非洲无核化宣言》。因此我们认为,既然世界大部分国家,约有140个国家已经通过加入《不扩散条约》放弃了核选择,五大核武器国家应该参加反对这种可怕武器的国际协商一致意见,并开始采取具体措施以消除核武器。作为第一步,它们应该达成一项全面的禁试条约,而且正如尼日利亚代表团所提议的那样,在消极安全保证方面积极采取新的措施。我们还认为,核武器国家和其他大国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反对种族主义制度下的南非当局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构成的核威胁。作为朝这一方向跨出的第一步,应该强迫南非无条件地加入《不扩散条约》,将其所有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之下,并在其核和军事计划方面实行透明度和公开性。

与南非长期不断的核武器化和军事化的野心相反,我们独立的非统组织非洲成员国坚定地决心将我们的大陆变成一个无核武器区,并根据联合国《宪章》和非统

组织《宪章》的规定,推动我们地区冲突的和平解决。因此塞拉利昂呼吁联合国坚决支持非洲关于实施非统组织《非洲非核化宣言》和促进该地区建立信任措施的建议。这将有助于防止军备竞赛或在解决国家间争端时使用武力。在这一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裁军事务部在非洲所组织的裁军方案,包括最近在阿鲁沙举行的关于在非洲国家之间解决冲突和建立信任的高级非洲军事和政府官员讨论会。我们希望这类会议或大会的结果将发表,使讨论情况和达成的结论能保存下来便于参考。我们提议定期举办这样的会议,会议还应审查诸如向我们大陆的冲突地区转让军备之类的具体问题。关于军备转让问题,我国代表团希望,由于欧洲裁军协议而被拒绝的武器将予以销毁,而不是转让到其它国家或地区。我们还支持在联合国主持下建立一个国际军备登记制度的想法,以记录所有的军备销售和转让。

我们认为,旨在控制或消除已经储存在各国军火库里的武器的各项裁军建议和努力应该与防止出现新型武器或防止在以前没有军备竞赛的地区出现军备竞赛的努力一起进行。因此我国代表团支持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里的科学和技术发展问题进行仔细的审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希望强调指出,控制质量上的军备竞赛不应该被用来作为遏制或干涉科学技术和专门知识自由流通的借口,因为这些流通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所需要的。

我们认为,建立信任措施是防止出现军备竞赛的最有效方法,特别是在象我们非洲这样不生产武器的地区。一个不断的,全面的建立信任的长期进程将使我们没有必要获得武器,从而允许有关国家集中精力解决它们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那就是促进社会 and 经济发展。

塞拉利昂对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进程以及为争取今年底在巴黎签署裁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协定而取得的积极进展表示赞赏。作为世界上军备和武装力量最集中的大陆,欧洲始终是在军备竞赛问题上世界关注的中心,目前又成为走向裁军的中心。因此,欧洲大陆的事态发展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我国代表团确信,欧洲的经验有益于世界其他地区。或许联合国可成为比较地审议各种区域建立信任倡议和方

法的论坛。

裁军虽然对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但除非各国遵守法律准则，否则，裁军将受到破坏，在国家和国际政策中退居次要地位。因此，我们在审议议程中的各种裁军项目时，决不能忽略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裁军必须同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具体问题，并同尊重《联合国宪章》各项条款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裁军领域支持的任何决议或条约都可能在发生战争时受到威胁或失去意义。因此，我们在推动裁军时，还应同时努力解决现存的争端，并防止发生新的争端。在我们促进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积极努力中，这一方面应当给予更多注意。

多萨里先生(巴林)(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以巴林代表团的名义，最热烈地祝贺你当选为第一委员会的主席，并表明对你的外交才干理所当然的信任，你的外交才干将使你能够成功地指导我们的工作。我还希望就你的同事当选为主席团成员表示祝贺。我们相信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将取得圆满成功。

在开始表示20世纪最后几年特点的乐观气氛中，我们看到国际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东西方关系的巨大改善促成了国际安全气氛的变化，由于这一改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目前已经建立在合作与协调而不是过去一直作为美苏关系特性的竞争和对抗的基础上。由于签署了裁减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协定以及人们共同努力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国际冲突，和平共处的方向日益得到加强。国际安全的新局面使1945年以来使军事策划者着迷的许多军事理论已经过时。这些理论现在已失去效力，而且不再适用。*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谈判中导致走向和平共处的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1987年，美国和苏联签署了《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除了前所未有的国际核查程序规定外，还包括消除整个一类核导弹的条款。

* 副主席莫里斯先生(澳大利亚)主持会议。

虽然某些核武器国家认为,拥有核武器有助于它们的国家安全,但国际社会中还有受到其他国家支持的另外一种思想,赞同在维持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时采取其他行动方式,例如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加入《不扩散条约》。

巴林支持1971年通过的关于在印度洋建立和平区的宣言。我们希望,人们将克服关于印度洋会议的谈判所遇到的障碍,以便在1991年召开印度洋会议,实现该宣言的目标。

我们还赞同尤其是在第43/65和第44/108号决议中通过的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想法。巴林外交部长在1990年10月1日向大会的讲话中重申,巴林相信需要使中东成为没有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这将是确保该地区所有热爱和平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步骤,并消除该地区对核战争和化学战争的恐惧。这一立场是以这些国家合法的自卫权利以及它们抵制任何侵犯其不可剥夺权利的企图的权利为基础的。同时,它与我们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和主要倾向也是一致的。

以色列的核能力日益增强,并拒绝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之下,这对整个中东地区造成了威胁。原子能机构34届大会第PBS/526号决议对这一问题表示关切。

裁减军备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关注。因此,合作与缓和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以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的福利为代价,把巨额资金用于军备。

在国际缓和时代,外层空间的军事化令人难以忍受。拥有技术能力的国家必须避免把外层空间变为空间时代军备竞赛的场所。在外层空间,人们不应致力于军备,而应致力于对整个个人类有益的探索和研究。

尊重国际公约是确保各国和各国人民安全与稳定的稳妥途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先例,也是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为。它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拉克单方面兼并科威特是对国际法的公然侵犯,更不要说其他种种行动,例如对该国人民和居民实行白色恐怖,驱赶居民,掠夺财产,破坏在伊拉克占领军

手中的科威特基础设施。

缓和时代预示着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一新的国际秩序将特别重视集体安全 and 多边合作原则。这就要求联合国建立机制，使它能够维护和平，消除世界上的非正义和暴政，加强稳定并确保所有人享有安全、公正和自由。

阿穆阿卡夫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以阿拉伯语发言）：兄弟的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已经代表由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组成的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发言，我将对这一讲话进行补充。

首先，我祝贺普拉塔普·拉纳大使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第一委员会主席。我深信，他将以其在裁军方面的经验、才干和知识使委员会的工作取得成功。我也要向他保证，我国代表团在他履行其重要职责时进行充分的合作。我也要向他的前任泰拉达特先生表示祝贺，他出色地主持了上届会议第一委员会的工作。也请允许我向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当选表示祝贺。

现在，国际关系中充满了一种空前缓和与理解的气氛。在这些关系中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发展：冷战已经结束，冲突和对抗已被理解与合作所取代。我国代表团欢迎东西方关系的改善，也欢迎通过就缔结全面消除核武器公约和核国家之间停止核军备竞赛而进行的双边和多边谈判所出现的新发展。

我国代表团也对也门的两个部分实现统一、德国实现统一、纳米比亚在经过长期的斗争之后实现独立以及纳尔逊·曼德拉及其战友的获释表示欢迎。我们欢迎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不久前新获得的稳定，也欢迎在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朝鲜统一方面的进展。

核裁军是裁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我国极其重视这一问题，因为核武器对人类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些武器的研制和改进增加了我们的担心和不安全感，因为核灾难可能摧毁整个人类。全世界，特别是无核武器国家都严重关注这一问题。在实现普遍和彻底的裁军之前，我们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

两个超级大国在重建国际安全和进行削减核军备谈判中采取了有效和大胆的步骤

骤,使人们产生了希望,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两个超级大国现在仍然拥有的核武器储存还足以多次摧毁整个世界。因此,这些大国应该严肃地审查这种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并考虑到有必要表示出全面消除这种武器的政治意愿。我们支持一切旨在实现全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和停止核军备竞赛的一切建议。

我国也支持这一国际组织中的若干会员国,特别是不结盟国家,为把部分禁试条约修正为全面禁试条约所作努力,这一行动将严肃和真正有效地促进停止核武器的研制和扩散,是朝向最终消除这种武器的一个决定性步骤。我国代表团将不遗余力地促进将于明年一月举行的修正大会取得成功。

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不扩散条约第四次审查会议未能通过最后文件,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我国代表团希望所有国家都能作出进一步的努力,重新推动下一次会议,使之取得成功。

我国和其他国家一起呼吁在世界一些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使世界完全摆脱核武器,并在考虑到各个地区情况的同时在这些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在这方面,我们重申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1964年在开罗通过的宣言,该宣言呼吁实现非洲无核化。但是,我国代表团认为,只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进行其核试验与核方案,继续发展其核能力并继续拒绝加入《不扩散条约》或拒绝把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这一宣言就不能得到执行,文件A/45/569所载的秘书长的报告就证实了这一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使非洲大陆无法彻底摆脱核武器的存在所造成的梦魇。销毁南非政权的核武器、停止这些武器的研制和改进是非洲实现无核化的前提。我国代表团希望,全世界都能采取并坚定地执行不扩散措施,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有些核国家直接或间接地向南非政权和被占巴勒斯坦的种族主义政权提供援助,一再地破坏了这种制度。由于向这两个地区进行核技术转让和这两个政权之间进行的密切合作,它们已经能够发展核能力及其运载系统。

1990年9月27日的《华盛顿邮报》论述了南非和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之间在发展

能够运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方面的合作。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两个政权正在积极地谋求对邻国采取恐怖行动和进行恫吓。如果需要证据的话，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对兄弟国家突尼斯采取了侵略行动，对兄弟国家伊拉克发动了军事攻击，并在靠近我国西岸进行能够运载核弹头的中程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一事件对我国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对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这两个政权拥有核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仅威胁到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对整个世界构成了威胁，特别是这两个政权一起拒绝遵守大会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之下的决议。

这加剧了这两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并阻碍了在这两个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上出现的几次武装冲突都大规模地使用了常规武器，这导致了上百万人的死亡并耗费了大量的金钱。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是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呼吁所有国家为停止这一激烈的竞争而作更大的努力。因此，我国代表团欢迎两个超级大国最近就削减其在欧洲的常规部队达成的协议。我们还欢迎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会议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范围内以及在即将召开的巴黎首脑会议的范围内所作出的努力。

我国认为，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十分重要，应保护人类免遭化学和生物战争的危害。因此，我国签署了禁止储存和为军事及非军事目的使用化学武器并禁止使用毒器、窒息性气体和类似武器的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我国还参加了最近召开的巴黎会议，我国代表团重申了其对于遵守禁止获得和使用细菌和毒素武器并有必要将其销毁的《公约》的充分承诺。

我们认为，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最后文件》第45段应该得到重申。这一段呼吁在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之间建立联系，与此同时优先考虑销毁核武器。与此相似，不应该有选择地适用裁军原则和建立无核武器区。

有些国家呼吁化学裁军，但是我们发现它们继续将核技术转让给以色列并向其

提供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有些国家因为被指控拥有化学和生物武器而受到责备，而以色列拒绝签署任何这方面的国际协议并继续接受其研制核武器所需的一切。

我国代表团呼吁宣布地中海地区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应该将其一切设施毫无区别和例外地置于国际控制之下。该地区所有国家应该承诺遵守这方面的国际协议。我们欢迎穆巴拉克总统提出的关于使这一地区成为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建议。

国际社会多次宣布它反对将军备竞赛扩大到外层空间，因为这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国认为，人类对外层空间的征服和开发的目的应该是为全人类的利益。应该唯有为和平的目的而利用外层空间。因此，我国呼吁禁止将外层空间军事化，以便唯有为和平、人道和科学的目的而利用外层空间。外层空间军事化更加危险，因为存在着从外层空间发动侵略行为的可能性，这将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并加剧军备竞赛。每个人都意识到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最近向外层空间发射了暗中监视阿拉伯和非洲国家的间谍火箭和卫星。

我国特别重视海军裁军的问题。世界的海洋已经变成了由军舰和潜艇装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库。因此，我国一贯支持在联合国范围内或其他国际或区域组织架构内的区域和国际海军裁军努力。

某些大国的海军在其各自领水以外的继续存在破坏和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些海军必须撤回。因此，我国代表团重申它支持联合国关于呼吁在应该成为安宁和和平之湖的地中海地区建立和平与安全的决议。我们还欢迎其他呼吁从所有海域撤出军事舰队直至使其成为和平与安全之湖的建议。我们的世界有能力为全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活，它也有办法使地球上的生命灭绝。如果世界能够实现全面裁军，这无疑将创造各国人民繁荣幸福所必须的气氛。

的确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将其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用于储存武器并使其人民遭受无知、疾病和饥饿的灾祸。我国就是世界上这样的国家之一，尽管我们将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经济和社会项目，但是一些大国一年到

头在我们海岸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以及对我们国家威胁使用武力的政策迫使我们更多的资金用于保护我们的和平与安全。当然,这样做有损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案。

我们特别重视核查问题,这是在裁军领域取得进展的至关重要的要求。我们在此感谢秘书长关于政府专家小组就联合国在核查领域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的报告。我们要强调在这一报告中所载的建议的重要性。

我们还支持并着重强调迫切需要在核查领域建立一个中心机制并有必要建立一个核查数据库。我们还强调有必要建立一个组织或机制集中解决核查及这方面记录的问题。我们呼吁交换信息和统计出版物并采取其他能够为这一领域提供更多数据的措施。

我国代表团意识到倾倒核废料的危险及其对人类和环境的有害影响,并意识到这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

因此我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全球性国际保障措施,禁止把危险的有毒和放射性废物从工业化国家和它们的公司运送到发展中国家。我国支持大会这方面的所有决议,包括最近关于禁止倾倒放射性废料的第A/44/116R号决议。我们呼吁工业化国家在它们自己的领土内埋藏或销毁放射性和有毒的废料。我们还呼吁发展中国家公布立法,禁止这种废料进入它们自己的领土。

最后,我国代表团要强调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并且赞扬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不断努力。我国代表团向秘书长发挥的作用致敬,并且向他对裁军工作所作的努力和全面贡献致敬。我们还要感谢主管裁军事务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在裁军事务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他在一份报告中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地参加联合国的裁军活动,以便确保这些活动获得成功,我们对这份报告表示欢迎。裁军研究中心和裁军研究特别方案的扩大无疑会有助于裁军方案获得成功并且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

萨乌亚先生(斐济)(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拉纳先生在联合国45年

历史上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经一致同意当选为第一委员会主席。我国认为一个同我国一样的小国的代表能够担任这样的职务是可喜的现象。他的能力已经得到充分的展示。有人说本委员会会有象他这样具有能力和经验的人主持审议工作是幸运的,我们完全赞同这样的评价。我们向他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保证,我们随时予以合作。

就象我们在辩论中常说的那样,冷战结束了。我们希望冷战永远不会以某种其他形式复活。旧的同盟已经重新改组,并为更加开放、改革和民主化的新安排所代替。这场转变所需的资本是巨大的,但是能够通过重新安排原用于购买武器的资金而获得。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新的谅解能够有助于突破迄今似乎难以解决的老问题。这一点在寻求解决海湾危机的努力中表现的非常明显。我们希望解决目前的海湾问题将作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寻求中东持久和平方案的第一步。

虽然我们对和平进程的速度和方向感到鼓舞,但是核储存尽管减少却在持续,有人威胁使用化学武器,核能力和政治阴云之间似乎存在密切的联系,我们对此不能不感到担忧。如果把拥有核力量或者军事实力看作是国际政治可接受的准则,那么我们的世界就更加可怜了,这是因为许多国家的生活方式将处于有实力的少数国家随意控制之下。

我国代表团震惊地看到科威特遭到一个军事实力是它50倍的国家入侵。这对较小的国家来说是不祥之兆和危险的信号。我们希望联合国会员国用行动谴责这场侵略并且实施制裁所显示的团结也能够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即国际社会不能容忍或宽恕这种侵略行径。我们确信,目前的海湾危机会得到公正的解决,这也能作为对想要成为未来侵略者的一种威慑。

如果核储存减少后的剩余部分保持在更高的质量水平上,从而取消了减少核储存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那么减少核储存可能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认为一些核国家的这种矛盾作法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四次审查会议未获得确定结果的原因。我们同许多代表团一样认为,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应当作为最重要的优先事项。我国非常重视缔结这样的条约。我们作为《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拉罗汤加条约》——的签署国不能接受法国继续把我们这一地区用作核试验场地。尽管核试验可能导致科学发现，但是它们对该地区人民的健康造成非常现实的威胁，并且使那儿的环境处于危险之中。南太平洋的所有国家不断表示了这种关注。人们深信当威胁成为现实的时候再采取补救措施就太晚了。这种信念更加强了人们的关注。尽管有可能被认为是幼稚的，我还是要问：如果这些核试验象所说的那样安全，为什么那些从事核试验的国家不能在它们的后院而要在数千英里之外进行爆炸呢？在数千英里之外核爆炸的声音对这些国家就象风送耳语，而停止核试验的呼声都淹没在假科学的术语之中了。我国代表团将完全支持一切使全面禁试条约成为现实的倡议。

尽管超级大国之间核战争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消除了，但是还存在着足以毁灭人类好几次的巨量的常规武器。当一些国家不顾其他紧迫的发展需要而选择过分武装的道路时，这些武器的扩散和容易获得武器阻碍了发展。佛罗伦萨专题讨论会报告中提到的常规军备转让的透明度问题是各国政府和整个国际社会在日益认识其内在危险的同时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

在海湾威胁使用化学武器是斐济人民予以极大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关注不仅是一般性的，而且是由于我们有士兵在中东履行联合国维持和平的义务。过去两个月中，其分遣部队不具有对付化学战效应装备的那些国家已作了巨大努力来购置必要的装备。目前提供这些装备问题还在谈判之中。不拥有这些装备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它们没有把化学战训练列入训练大纲，更不用说提供装备了。但是如果使用化学武器的话，化学武器是不加区别的。在使用化学武器之后，大多数伤亡将是装备不良的部队。如果这是未来战争的不祥之兆，那就不会有任何旁观者不受影响。化学武器特设委员会必须得到我们大家的支持来迅速通过一项完全禁止那种可恶武器的全球性协议。

在这方面，超级大国发挥主要作用，有计划地减少它们的化学武器储存，我国代表团对此感到鼓舞。我们特别感谢布什总统个人的倡议。他于上周末10月27日在火

奴鲁鲁会见了11个独立的太平洋岛国政府首脑。他在所谈的问题中着重消除这些政府首脑对约翰斯顿岛化学试剂处理系统的担心。布什总统向这些领导人强调该设施是用来处理已储存在那里的化学武器和现在途中的一小批来自德国的化学武器,并且美国并无计划把约翰斯顿岛用作任何其他的化学武器目的或者用作处理危险废料的场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局限在欧洲战区;南太平洋相对来说未受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地区的大部分卷入冲突。斐济距最近的交战点只有500哩。我们象大多数人所表示的那样,希望在我们的世界离全球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应该记住过去的教训,并避免陷入自满自足的陷阱。如果我们拒绝注意,我们肯定会受到触动——不管是不是我们的选择。有人说过,和平不仅仅是没有战争。避免战争必须是我们所有人的首要任务。

齐波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请允许我在本委员会工作中的第一次实质性发言中向主席和本委员会其他主席团成员表示我们最真诚的祝贺,表示我们愿意与他们进行合作以使这次会议取得成果。

一委一般性辩论提供了一个审查和总结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进展的良好机会。幸运的是,在过去一年里,我们看到了这种进展的相当多的证明——最新的证明是欧洲常规武器条约方面的进展,这将造成大幅度削减和重新分配欧洲的所有常规力量。与削减核武器的美苏谈判取得的进展一道,这象是要揭示一个全新的和人们希望中的该大陆持久的和平与稳定时期。

世界上其他许多地区沿袭了欧洲的榜样,在那里,长期的争端和紧张与冲突的局势开始走向和平解决。

不幸的是,中东是世界上在这个方向没有进展的一个地区、作为长期以来孕育不容忍、仇视和无法控制的暴力的肥沃土壤,在这里的国家之一——伊拉克——对一个小小的邻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的行为之后,该地区再一次处于一场重大危机的痛苦之中。世界以前一直在以新的想法和充满希望的为国际合作、安全与和平进行努

力,现在它突然发现自己被迫集中其精力和力量以应付对国际秩序和世界和平的这项公开挑战。

事实上,中东是唯一仍然充满紧张和好战言论的地区。伊拉克正在加快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取得武器的步伐,而且它通过蔑视它根据《联合国宪章》和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更晚些时候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国的义务创下了危险的先例。

以色列多年来警告该地区充满着现实的威胁,但只要以色列看起来是唯一可能的受害者警告便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令人遗憾的是,国际社会只在最近几个月才警觉到这一危险,而人们只能希望,这一局势将等到令人信服的处理。

以色列在裁军方面提出了几项建议。早在1980年,以色列便提出一项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草案。自那时以来,以色列一向支持在联合国大会就这一问题达成的协商一致,并在此之外详细提出了它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地区的恰当形式。

以色列愿再次呼吁执行以下列指导原则为基础的这项建议:有关国家应进行自由的和直接的谈判,应采用将促进有关国家间相互信任的相互安排;这样做的倡议应由该地区的各国发出;该地区所有国家都应最终签署并批准提议中的公约。

以色列准备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实施区域裁军所需的办法和手段。以色列愿象它自1960年代以来一直所做的那样,重申它不会成为第一个将核武器引入中东的国家。

伊扎克·沙米尔总理在1988年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已经呼吁将中东建成一个没有化学武器的区域。摩西·阿伦斯外长在1989年1月的巴黎会议上重申了这一呼吁。大卫·利维副总理和外交部长在1990年10月1日在大会的发言中再次重申了这一意图。

以色列是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它充分和谨慎地遵守该《议定书》的规定。最近它作为非成员国参加了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尤其是化学战特设

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以色列便加入了起草一项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普遍公约的国际努力——一项所有国家都应可以接受的公约。以色列支持提议中的公约的目标。根据它对解决中东问题可能的贡献并在满足国家安全需要的情况下，以色列将本着积极的精神考虑是否可以加入公约。虽然我们相信直接谈判和互相保证的区域做法是在化学和核武器领域中可遵循的最佳途径，我们也看到引进有着区域做法的长处的一些规定的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可能性。

重申我们关于非常规武器扩散带来的可怕危险的警告似乎是完全恰当的。

我们愿重新呼吁各国政府以及私人组织和公司为一项崇高努力联合起来，以便防止某些技术扩散到象伊拉克和利比亚这样的国家，这些技术有生产和使用非常规武器——即众所周知的可能给整个人类造成可怕灾难的武器——的危险。

我们面前有今年秘书长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报告——文件A/45/435。我们愿感谢负责裁军事务部的明石康副秘书长，当然还有起草报告的三位独立的专家提供了这样一份深思熟虑和有用的研究报告。我们将在本委员会审议工作的晚些时候就其发表评论。

在这份报告中，专家们得出的结论是，要有效和永远地消除核威胁，就需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区域安全关系的格局——以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和有法律约束力的安排为基础的关系，其中必须有所有国家放弃核武器选择的平等的承诺。这个格局必须从根本上不同于今天存在的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手段在内的尖端武器扩散和政治紧张局势仍未得到解决的危险和不稳定的关系。专家们还强调，只有通过一个长期的进程才能实现这一点。

莱维外长在大会的发言中提到总的和平进程时指出：

“为推动这一进程，应该发起并鼓励建立互相信任的措施。这种措施能够导致敌对行动的逐步减少和紧张局势的逐步缓和，并导致敌对言论、好战性和恐怖主义的结束。”(A/45/PV.14, 英文第86页)

同样的建立信任措施也可运用于裁军领域的进展。

我刚才提到的报告的作者形象地阐明了以色列的安全地位，报告中他们说：

“在此情况下，应指出以色列安全态势的三大特点必然会影响到它对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态度：其领土较小；它与该区域大多数国家间处于敌对状态；以及它在该区域没有军事盟国，而唯一可能在冲突中支持它的国家又离它很远。”

(A/45/435第98段)

当人们考虑从伦敦战略研究所的《军事平衡1989--1990》中摘出的一些数字时，这种情况就变得更清楚了，数字将以色列与我们仍然与之处于战争状态的六个阿拉伯国家进行比较。以现役士兵为例，比例是12.6比1；预备力量为2.9比1；坦克为3.8比1；作战飞机为3.1比1。而1987年国防预算比例以美元计算是5比1。

我们这里谈的仅仅是常规武器。我们还必须加上化学武器、生物武器和弹道导弹的储存。此外，有大量的事实表明，尽管伊拉克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但伊拉克正在疯狂地努力制造现代核武器。正象伊拉克无视它所签署的《日内瓦公约》一样，它同样无视其根据条约所承担的义务。正当美国和苏联正在积极地削减和消除它们的化学武器库存的时候，伊拉克正积极地增加它的库存并利用这种被禁止的武器装备来威胁进攻以色列和中东的其它地区。

我们只能表示我们热切地希望，谅解、对话和缓和这种已呈现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精神，能够在今后的年月里穿透树立在中东的仇恨之墙。

奥斯曼先生(索马里)(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这是我在本委员会的第一次发言。首先，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热烈祝贺你被一致推选来指导我们的审议。你的当选是对你众所周知的外交技巧和在联合国事务中的丰富经验的承认。我们也对委员会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祝贺。

我们的会议是在出现了重大全球性发展的背景下召开的。这种发展使得国际社会对一个更美好、和平与繁荣的世界有了更高的期待。1990年代的初期发生了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为人所知的冷战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已经转变成了合作和妥协的新时代。柏林墙的倒塌和随后上个月初的德国统一，恰如其分地象征着意识形态的角逐和东西方军事对抗的结束。

人们高兴地看到这种谅解和理解的精神渗透到了世界的某些其他地区，那里的持久冲突已被很好地解决或已显示出了通过对话和谈判获得解决的希望的迹象。经过长期艰苦的解放斗争，纳米比亚作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已出现在世界上。两个也门也按照其人民的愿望自愿地统一成了一个国家。在南非，继释放纳尔逊·曼德拉以及其他政治领袖和解除了对政党的禁令之后，一个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政府之间的对话进程正在进行之中。我们希望，这种刚刚开始谈判不久能够导致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和一个真正的非种族歧视、多党派的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制度的建立。

最近几个月来，在非洲的另一个部分，也出现了走向次区域合作的积极发展。1990年1月政府间旱灾与发展局的成员吉布提、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拉圭，决心在社会经济发展和恢复各国的和平与和睦方面进行相互合作。索马里坚决支持政府间旱灾与发展局在抵抗旱灾和促进非洲之角次区域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正当旷日持久的柬埔寨冲突的解决垂手可得的时候，两个朝鲜也首次进行了总理级接触。这种接触有可能最后实现这两个国家人民的实现统一的共同愿望。我们热切地希望，正在进行中的西撒哈拉和塞浦路斯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进程以及通过民族和解恢复阿富汗持久和平的努力都能够在那些国家取得成果。

如果有人把这些令人欢迎的积极趋势当作解决今天人类面临的困难问题的灵丹妙药，那真是异想天开。因为尽管冲突在世界的某些部分已经结束，但它们在世界的

其他地区依然存在。它们具有无法计算的能量,能把我们的星球抛入一场全球性大灾难的火焰,破坏我们在裁军领域中所取得的有限进展。现在的具有爆炸性潜力的中东局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整个中东仍然是今天世界上最富爆炸性的地区。他说:

“多年来长期的积怨又因为该地区处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而更形恶化,军备竞赛造成了积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致命军火库。从长期观点看,唯有以国际法原则指导国与国间关系、唯有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唯有被剥夺权利的人的愿望获得满足,并且区域安全和经济安排——其中照顾到该地区各方所关切事项——建立之后,持久和平才会降临中东。”(A/45/1,第11页)

在这一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一个无核区的报告(A/45/435)。该报告包括了对有效的和可核查的措施的研究,这将促进在中东建立一个无核区。在这方面,我想提一下报告中的有关段落,即104和105段。这两段突出地指出了尽管在扭转军备竞赛方面取得了进展,世界的某些部分仍然存在着火药桶。

当我们审议90年代裁军、军备控制和安全的前景时,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缓和对在扭转军备竞赛的努力中所取得的突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两年前签署的消除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向此方向迈出的令人鼓舞的第一步。此后,今年初在马耳他举行了首脑会晤,6月份又在华盛顿举行了首脑会晤。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首脑会晤期间所签署的销毁各自化学武器的双边协定,进一步显示了两国把这些致命性武器从世界上清除出去的愿望。

我们对最近几天来在维也纳由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主持进行的削减欧洲常规力量谈判所取得的进展感到鼓舞。我们认为这个积极的进展表明,欧洲各国都认识到军备控制必须同已经在欧洲大陆出现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变革相称。

但是,鉴于在裁军领域出现了这些积极的趋势,我们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主要核大国为何不顾其对不扩散核武器的公开承诺对缔结一项全面核禁试条约拖拖拉拉,

从而使其意图显得十分可疑。我们坚信，制止核扩散并使其逐步降级乃至避免核战争危险的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是毫不拖延地缔结全面核禁试条约。因此，令人遗憾的是，上个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四届《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未能就最后文件达成协议，这主要是因为在全面禁试问题上未能达成协商一致。但是，我们同其它代表团一起欢迎裁军谈判会议在1990年会议期间重新设立核禁试特设委员会，并希望该委员会在其1991年会议上重新进行的审议工作为实现禁试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通过在世界不同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进行全球核裁军努力的情况下，非洲非核化问题变得特别重要。这个目标是非洲统一组织26年前在开罗制定的，但据报道的南非核能力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特别给非洲各国的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在这个情况得以扭转之前，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我们欢迎裁军审议委员会1990年会议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特别要求南非遵守《不扩散条约》并把其所有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之下。

我们已经对秘书长关于南非核弹头弹道导弹能力的报告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并注意到第142段中对这个问题的乐观提法，该段全文如下：

“目前，由于几个月来所发生的变革，人们都感到明显可知的运动和机会，同时还抱有希望并感到惊慌。人们认识到，该区域的政治正处在一个分水岭上，依赖优势力量的政策可能会被基于区域共识的政策所取代。在这个背景下，通过南非遵守《不扩散条约》全面执行过去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和大会关于非洲非核化各项决议的可能性已变得非常现实。”(A/45/571, 英文第142段)

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对这个重要问题抱有任何自满情绪都是十分危险的，并有损于非洲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密切和不断注视报道的南非核能力的发展。

现在让我谈一谈另外一个十分重要但尚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影响到全球和平与安全，而且东西方局势的缓和似乎对其未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我指的是1971年《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尽管我们作出了持续的努力，但近20年来我

们一直没有执行该宣言。甚至由于某些大国对此持消极态度,无法为执行这个重要宣言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些国家退出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令人非常遗憾,并且是委员会工作的一个挫折。鉴于目前在这一领域出现了严重的情况,我们无需过份强调执行该宣言的绝对必要性。

索马里是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成员,索马里同其它代表团一起对上个月在坦桑尼亚的阿鲁沙通过和签署《关于建立印度洋海上事务合作组织协议》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也是该区域各国之间和平合作的积极发展。

索马里继续支持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因此,我们同其它代表团一起遵循联合国关于这个问题的各项决议,反对把任何军事竞争和军事活动扩大到外层空间。

我国代表团不必过份强调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要借此机会对负责裁军事务的副秘书长明石康先生及其工作人员为继续发挥和加强这一作用所做的工作向他们表示特别的敬意。

虽然我们有理由为我们近几个月来在裁军领域能够取得的有限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满意,但我们不应忽视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非军事威胁,这种威胁目前以严重的社会经济不平衡形式而存在。今天在我们的世界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非常悬殊。虽然一方面少数人非常富有,但在发展中国家,特别在最不发达国家,绝大多数的世界人口仍在赤贫中生活。对其许多人来说,长期饥饿、营养不良和疾病已经成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除非改善国际政治气候的好处渗透到人类的这个重要部分并成为其国家、区域和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否则我们将继续受到各种不可克服的问题困扰。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认识到,必须进行国际合作避免饥馑和贫困,并把它作为促进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因此,我们促请所有会员国本着合作和理解的精神共同为全面消除国际经济关系的差距而努力,以便促进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从而导致实现一个更美好和更幸福的世界。

德贝内西亚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在联合国场地北草坪又树立起一个新

的并惹人注目的纽约风景。这个在东河旁天空衬托下现出轮廓的雕像由苏联人民艺术家朱拉博·茨雷泰里(Zurab Tsereteli)创作,题为“Dobro pobezhdajet zlo”即“善战胜恶”,它是苏联在联合国45周年之际赠送的礼物。

这个现代雕像的象征意义及关于它的新传说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描绘了圣乔治杀死核战争这条恶龙,这头野兽的金属内脏是用核导弹——苏联的SS-20导弹和美国的潘兴导弹——做成的,这些导弹是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消除它们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中导条约)销毁的。因此,我们中间有这么一座塑象每日提醒我们,铭记载军、发展和转用这个长远的目标。现在正在把战争的武器转变成和平的象征,变成新的生产单位,技术变成了艺术。

自从1985年,联合国建立40周年和国际和平年以来,裁军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内新的事件层出不穷。

在这一时期内,联合国在第二个国际裁军十年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重要活动。1987年,联合国主办了裁军与发展关系国际会议。1988年,在纽约举行了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

150个与会国一致通过的关于裁军与发展关系的国际会议《最后文件》宣布:

“裁军与发展是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两个最紧迫的挑战。”

并进一步宣布:

“裁军与发展是建立国际合作与安全的两个支柱。”(A/CONF.130/CW/2,第2段)

会议在《行动纲领》中提出:

“联合国应该促进就转用领域内的观点和经验进行一次国际交流(第10页)这推动了1986年裁军与发展问题知名人士小组1986年提出的建议;这项建议是,各国可以采取的行动路线之一是:

“为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在任何可能的时候在国内或国际上推动转用。”

同裁军与发展国际会议不同的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三届大会特别会议没有产生一份最后文件。然而可以说，这两次会议是各种思想肥沃的苗床，我们今天看到它们开花结果。

在第三届特别会议上，菲律宾正式提议，可让联合国作为转用领域内一个活跃的咨询机构或者交流各种思想的中心。建议中提出，联合国裁军事务部、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机构可以在其年度规划中纳入关于研究或积极的专家咨询等方面的规定。大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一致通过的题为“军事资源的转用”的第44/116 J号决议序言部分指出，大会希望在联合国范围内就将军事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的方式交流经验。

决议执行部分第一段请各会员国在1991年4月30日之前向秘书长提出其关于将军事资源转用于民用目的的各方面的意见；执行部分第二段决定将关于这一问题的项目列入第四十六届会议临时议程。

1990年8月，联合国裁军事务部和苏联和平基金会在莫斯科共同主办了一次会议，题目是“军转民：裁军时代的经济调整。”这次有大约140位国际与会者参加的，会议欢迎戈尔巴乔夫总统的一份祝词：

“军工生产的转型是一项基本方针，它使得裁军进程不可逆转，并且为政治的非军事化和改善国际关系开辟了道路。”

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代表美国发言说，美国政府正在计划在今后五年时间内削减军力近25%，而且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总额的百分比将下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

会议还列举了有关国家经验的其它一些例子，并且就概念和途径以及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能够保持和扩大裁军的势头，军转民将成为90年代议程上最重要的问题。

关于即将期满的菲律宾同美国的军事基地协定，菲律宾正在不事声张然而积极地实行自己的军转民计划，正在谈判一项新的条约，在下一个世纪到来之前实现美国

军事设施的过渡直至最后清除。

1989年，我有幸撰写了许多军转民办法，而且起草了第1号联合决议，经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签署后成为法律，设立了一个立法/行政基地理事会，以编写一份关于在美国部分或完全撤出以后基地的各种经济、社会和安全用途的综合计划。

1990年5月，菲律宾发出通知，在1991年9月16日结束菲律宾共和国同美国军事基地协定；阿基诺总统在1990年9月17日向菲律宾人民发表的讲话标志了1990年代菲律宾同美国之间就新的安排进行讨论的开端。

她宣布：

“我们两个国家应该塑造一种新的关系——一种更为公平、互利、更为相互尊重主权的的关系。在一个结束了冷战的世界中，在东欧和中东的事件已经改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秩序的时候，决定菲律宾共和国同美国之间关系的长达几十年之久的背景已不复存在。必须除旧立新。明天开始的对话应该讨论这种新的关系。”

阿基诺总统谈到在菲律宾总统为对话所做的多种多样的准备工作中包括由立法/行政基地理事会使基地转形的计划。

作为菲律宾立法/行政基地理事会成员，让我在这里介绍一下这个机构的某些经验和结论。这个机构由菲律宾大学校长约瑟·V·阿布瓦博士领导，由17名成员组成，其中有9名是由总统从行政机构中任命的；基地理事会的报告中指出：

“新加坡在英国政府的协助下把三巴湾军事设施转形的经验应该使菲律宾人认识到一个海军军事基础转形的困难及其所需要的时间。新加坡花了5年的时间来实现转形计划并雇用了前军事设施的3万名工人。”

报告还说，新加坡的例子表明，只要有坚定的领导和守纪律的人民，把军事设施转化为可行的民用设施是可能的。

不奇怪，在实现前面提到的转化目标的同时，美国可以根据共同使用或联合使用的原则继续和菲律宾人共同使用这些设施，这可以是现在，或者在过渡阶

段,或者是以后当条约规定的逐步撤出最终完成,当菲律宾把这些设施完全菲律宾化和私有化,并以商业形式经营,同时向所有国家的军用或民用飞机和船只开放这些设施时。

因此,在逐步达成或完成一项新的过渡条约之后,当美国的基地权利结束时,我们仍然可以设想继续使用菲律宾设施,不是根据基地权利,而是在基地根据优惠或传统的商业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的情况下。

历时十年的转化计划的全部费用预计将达到1585.7亿菲律宾比索,或者根据目前的25比索比1美元的兑换率相当于63.3亿美元,第1号共同决议表明,这项费用,菲律宾可以通过出售、出租或合资经营大批不动产来筹集,这些不动产面积超过1千公顷,目前由拥挤的马尼拉市区的主要菲律宾军营占据。政府在这项费用中分担650亿比索,其余部分来自私有部门和主要项目的流动资金。

委员会认真集中努力减少附近社区的工人对基地的依赖性,拨款实行重新训练工人的计划,把社会混乱减少到最低程度,促进公共福利和社会正义,保证工人未来的发展有效和持续,获得政府机构最充分的支持和商业、工业和人民组织的积极参加。

然而,我必须坦率的说,基地的转化,即从一个军用或与防御有关的经济转变为和平经济,有它本身的风险和危险,不排除失去有保证的外汇、工作、其它收入和市场,而在菲律宾,还将逐步失去外部安全安排,因为实际上计划中的其它替代方案的实施需要时间。

上星期,阿基诺总统敦促国会通过一项议案,建立菲律宾基地转化管理局——这是第1号共同决议的结果——监督基地转化计划和第10号共同决议的实施,我也曾是第10号决议的起草者,它现在已被众议院批准。人们希望当第10号共同决议被参议院批准并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时,能够成为第2号共同决议。它授权总统开始出售马尼拉的部分军用不动产,为菲律宾军营的调动筹集资金,开始进行在美国1979年以来撤离而空出的基地的部分转化,同时等待菲美目前就过渡和

逐步撤出条约进行的基地谈判的结果,该谈判预计于1991年第一季度完成。这一谈判在历史和传统的相互关系的精神下进行,有可能导致与坚定的致力于民主的两个朋友和两个国家相称的谅解。

新条约仍然必须由菲律宾参议院批准,如果国会要求,它还将通过全国公民投票提交菲律宾人民批准,如果它被签约的另一国承认为一项条约。

我把这一历史性的调整进程称作三步反弹台球戏,因为一个动作将引发几个动作——即菲律宾军营的调整和转化,美国设施的转化和空出基地的发展——出售菲律宾军营的收入可达1千亿到1千5百亿比索,为转化目标筹集资金,帮助获得规模适中但自给自足的武装部队,随着我们在本世纪之内把菲律宾推向新型工业化国家的地位。

在裁军方面这一转化具有两方面意义,在马尼拉地区的菲律宾军营转化为旅游工业区和轻工业企业,还有生态公园;以及同时在吕宋中央平原美国的军事设施和其撤出的基地的部分或全部转化,随着世界自己努力走向扩大和平和裁军,在国家间建立新的地区性平衡和调整。

我甚至希望,考虑到美国在裁军进程中的领导地位以及在美国本土和世界不同地区基地设施的关闭,美国也许会根据所建议的过渡阶段工作范围对菲律宾的转化计划作出贡献。

在裁军和转化问题上,菲律宾欢迎美国和苏联在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发展,欢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中导条约》的顺利实施,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以及美国和苏联就化学武器的销毁和不生产和促进缔结禁止化学武器多边条约的措施签署协议。它还欢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成员国国家和政府首脑即将举行的巴黎首脑会议,以及在这一场合签署欧洲常规裁军的历史性条约。

同时,它敦促缔结全面禁试条约,这是为1991年《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修正会议的多边步骤。

菲律宾还欢迎和赞扬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总统，由于他在推动国际和平、安全和裁军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这对整个苏联和东欧人民以及世界上各国人民提供了新的希望和鼓舞。

不幸的是，人们极为希望的和平红利的计划——和平红利来自裁军进程中武器和军队削减带来的防御预算节约的资金，应该由南方的国家分享——由于海湾危机而暂时离开了原定进程，海湾危机对已经看见衰退开始出现的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经济健康造成严重威胁。

在东西方就裁减武器和武装部队进行合作方面，有许多机会把军工企业和武器工厂关闭所节省出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重新用于商业用途和非军事需求。事实上，成千上万合格的军工厂工人、基地技术员、工程师和科学家将最终被解脱，把他们的创造力用于社会的民用和商用部门。作为外行，也不难想象把目前生产坦克和装甲车的工厂进行机械上的改组，从而制造农用拖拉机和筑路和开矿重型设备，不生产战斗机而生产教练机，不生产轰炸机而生产客机和货机，因为有人说

“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圣经，以赛亚书第二章第4节）

事实上，裁军的梦想和旧约全书一样古老。

我们欢迎欧洲军备控制和削减军队方面的重大和显著进展，特别是过去东方集团的消失以及其中发生的非凡事件和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杰出合作，但同时不幸的是，在世界其它那些被合理的认为是动荡时代的实际或潜在爆发点的地区没有类似或平行的发展。

中东充满着显然具有进攻力量和性质的军事武器。考虑到联系阿拉伯世界的古老纽带，也许可能在联合国主持下，使中东交战各国和各宗派作出让步，这样也许会为调整该地区面对的长期问题创造有利的气氛。

历史经验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战争不能解决任何这样的问题。和平与安全问题的

必须通过外交手段讨论解决。联合国仍然是开展外交的最佳场所。

有人建议,即使现在也可以采取某种主动行动,以便召开由各方参加的中东会议,其任务第一是恢复战前条件;第二是保证迅速和公正地解决经济、商业和领土争端;第三是在举行谈判的同时,准备大量解除该地区各国部队的武装并销毁武器,从而严格限制它们今后再发动战争的能力。

在联合国和阿拉伯主持下有关各方仍然可以听到世界的共同声音。还要建议的是联合国应当采取主动行动,召开关于亚太地区的武器保持合理平衡问题的会议。具体说来,我们建议考虑作出安排,减少东南亚、东北亚以及印度次大陆的武器和军队。美国和苏联很快将减少在这一地区的存在,但这一地区的各派明显表示要加强它们的部队和军备,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主动行动就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

新加坡李光耀总理反复警告说,由于美国最终将撤离菲律宾,东南亚地区将出现新的强国。目前亚太地区军备增加的速度证明这一警告完全是现实的。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现有的国家和区域安全机制必须得到更新和现代化。区域外交的车轮必须与历史现代的和可预见的速度保持一致。我们都很清楚从联合国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的一个有力的客观教训,也就是不能让国家和人类的命运听凭机运的摆布。

帮助联合国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伟大机构的杰出的东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查尔斯·马利克博士曾经说过,如果浪费在无休无止的军事竞赛上的国家财富能够被用于帮助贫困者,那么世界将变成一个无限美好的生存之地。我们希望,他的这般富有智慧的话将清楚地揭示联合国目前关于裁军问题审议的意义。

请允许我说,从裁军的所有方面和含义看,它仅仅是人类不可遏制的不安定本性与对和平及宁静的渴望之间的内心冲突的反映。但是,我们不必绝望,因为人类具有一种天赋,能够克服这种内心冲突的各种表现,联合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促进世界和平与理解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为了避免错误,我们必须把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与重要的心理、政治、社会和经

济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因为这些问题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绝不能转移注意力，不再重视我们必须处理的地理政治现象的背景。

让我们在我们这一时代和我们这一地方铸造一种有效的工具，用以赋予联合国及其有关机构仲裁世界上与军事力量的状况和水平有关的国际问题的权力，以便最终确立可实施的世界法律。这是菲律宾的梦想。而且我相信这是所有国家宝贵的梦想。

塔克先生(巴哈马)(以英语发言)：你被一致选为本委员会的主席不仅是贵国尼泊尔的荣誉，而且也是对我们的个人才干以及在这里所取得的初步成就的承认。我国代表团要向你表示祝贺，并在要在委员会审议过程中给予你充分的合作。我们还要向委员会主席团其它成员表示祝贺。

无论是在大会还是在本委员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过去一年里国际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得到了强调。我国代表团同意这样的意见，即这些发展的大部分是积极的，并唤起了建设一个更和平、更安全世界的希望和愿望。由于相信在新的气候中采取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行动以成为更为现实的前景，许多世界领导人都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在这一新的秩序中，和平、安全与相互合作将成为准则，合作、磋商和集体行动的概念将成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指南。

拆除军事结构，减少军事预算，从而把节省下来的资源用于发展这一设想似乎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是否能够建立可以带来共同分享好处的和平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如果不是一个近期内能够实现的期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国际社会似乎准备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面彻底裁军作出承诺时，它却面临一场战争的威胁。我们担心的是，由于各方都拥有尖端武器，及化学武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海湾战争将比以往任何战争更具有破坏力。海湾危机突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努力都不能保证战争不爆发。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所作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是软弱无力的。

但是,采取重大行动以改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景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在最近采取的主动行动中,我国代表团认为下列主动行动对裁军以及和平与安全进程至关重要:美国和苏联就裁减核武器以及消除部分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所达成的双边协议,《华沙条约》国在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领域中采取的主动行动,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准备就战术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的协议,有了这项协议,就能够成功地达成关于欧洲常规力量的协议。

就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形式以及就《极限禁试条约》的核查措施达成的协议也将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努力。但是,巴哈马希望强调它对美国和苏联就限制化学武器达成的双边协议的高度重视。我们希望,这一协议将鼓励人们采取行动,缔结关于这一问题的多边条约。

我们已进入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但彻底裁军问题仍然未能解决。我国代表团感到担心的是,进入第三个裁军十年之后,核武器的扩散继续对人类构成威胁。巴哈马坚信,防止核战争和促进核裁军应当继续是国际社会的优先目标,但是,无核国家也应当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努力中发挥必要的作用。

自从1954年以来,全面禁止核武器爆炸的问题一直是多边裁军讨论中的主要问题,而且已通过了几十项呼吁全面禁止的决议。我国代表团坚持认为,通过全面禁试条约是在裁减军备和核裁军方面取得实际进展的一个步骤。因此,巴哈马与其它无核国家一起支持《部分禁试条约》变成《全面禁试条约》。我们对第四次《不扩散条约》审查会议在全面禁试问题上的结果感到失望,但却没有失去信心。我们要求不要让所遇到的障碍影响1991年修正会议期间的谈判。

还有,国际社会并没有通过任何条约来禁止生产某一类常规武器。但是我们认为削减常规武器是必须的,而且实际上是我们实现裁军努力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包括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常规力量谈判在内的各项倡议得到了巴哈马群岛的支持,因为这些倡议具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潜力。

我国代表团相信,只有采取必要的建立信任措施,才能保障在裁军方面取得积极

的进展。无核武器国家特别需要得到保证,不仅保证不对它们使用核武器,而且核武器国家方面要作出坚定的承诺,在质量和数量上削减核武器。同时,我们认为对无核国家希望获取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者,应该予以帮助。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规定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区,巴哈马群岛作为该《条约》的缔约国,支持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设立类似的区。我们还敦促执行《非洲非核化宣言》,以防止核武器在该大陆的扩散。同样,我们将鼓励支持为停止在外层空间进行核试验和军事演习以及停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而作出的一切努力。秘书长在报告中提请我们注意的有关核武器对环境所造成的后果,加深了我们对这方面的关切。我们认为这必须鼓励有关方面通过停止在这一领域的活动以防止环境退化。

海湾目前的危机提醒了我们,军备和武器技术的转让和贸易,如果没有透明度,就会直接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要求透明度,这不仅是为了控制和监督武器运送所必须,而且也是为了防止一旦拥有这类武器而滥用这类武器所必须的。

东欧事件和冷战的结束无疑改变了国际安全的环境。包括裁军谈判会议在内的各种会议提供了具体的结论和建议,这应该使我们积极地作出努力。在谈判进程中重新设立特设委员会是我们朝着正确方向迈进的许多实质性步骤之一。这也预示着我们集体努力实现全面彻底裁军。

联合国在为全面彻底裁军取得进展提供必要领导和提供能够取得这类进展的讲坛方面的作用,是这一进程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会员国有责任对联合国提供必要的支持。会员国还必须彼此合作,以确保在建立一个没有对峙、没有军备竞赛和没有核毁灭的威胁的世界方面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巴哈马群岛保证支持这一有价值的和必要的事业。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观察员丹尼斯·普拉特纳夫人。我现在请她发言。

普拉特纳夫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以法语发言):1868年的《圣彼得斯堡宣

言》是旨在限制发动战争的第一批国际文件之一。签字国的代表表示相信，使用武器将无益地加剧残疾人的痛苦，或者不可避免地造成他们的死亡，这是与人类的法律背道而驰的。因此，那些国家保证放弃使用某些可能造成特别可怕的伤亡的爆炸性射弹。从而，早在1868年，各国就表达了今天作为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基本规定之一的这个原则。

1899年和1907年的两项《海牙公约》将圣彼得斯堡原则转变成一条法律规则。《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关于保护国际性武装冲突受难者的第一附加议定书》第35条按其目前形式表述了这一规则。该条的第二段指出，

“禁止使用具有造成过多伤亡或不必要的痛苦性质的武器、射弹以及战争物资和方法”。

这种禁止源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基本原则之一，《第一议定书》第35条第1段对该条原则的表述如下：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冲突各方选择战争的方法或手段的权利不受限制”。

此外，《第一议定书》第36条责成条约缔约国在研究、发展、获得或采用一种新武器时必须确定使用这种武器是否为国际法所禁止的。

简单回顾这一历史背景和有关禁止或限制使用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战争方法的规则现状，是想提醒大家《1980年公约》——我们将在今年纪念这项《公约》签署10周年——是紧紧扎根于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其三项议定书具体表述了《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所载的一项基本规则，并使其能适用于具体的武器。

10年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欢呼联合国为此目的而召开的会议通过了《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委员会很高兴地为这次漫长和耐心的谈判取得成功，特别是通过组织其筹备工作为谈判取得成功作出了贡献。尽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时通过《公约》的会议上仅仅是观察员，但是基于除其他之外的下列理

由它完全支持其目的。

第一,《1980年公约》加上三项禁止或限制使用某类武器的《议定书》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总目标——即限制战争行动所造成的痛苦——作出了直接的贡献。

第二,《1980年公约》是一项没有限制的条约,因为就未来议定书的谈判将使之有可能禁止或限制使用其他违背《第一议定书》第35条总则且其有害影响将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的战争方法或手段。

第三,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会议使《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和国际红十字会与国际红新月会的各个组织聚集一起,一再表示支持《1980年公约》。因此,1986年在日内瓦举行的第25次国际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第七号决议——迫切要求所有国家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

因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希望《1980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将被国际社会广泛地接受。我真诚敦促那些尚未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利用纪念该《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10周年的时机加入这项《公约》。

主席(以英语发言):委员会已经结束关于所有裁军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现在我请愿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然而,我想提醒代表注意,委员会将遵守以前就这一问题制定的程序。

马利克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在发言中试图混淆问题,歪曲所有国家都十分清楚并了解的事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齐波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请你提醒伊拉克代表用国名称呼一个国家是联合国的习惯用法,我代表的是以色列国。我以自己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感到骄傲,但我的国家的国名不是“犹太复国主义实体”,正如伊拉克的国名不是“萨达姆·侯赛因的专制国家”。因此,我建议伊拉克代表遵守习惯,如果他就想就以色列发表评论,他应使用以色列这个词。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伊拉克代表遵守要求用适当名称称呼会员国的联合国

议事规则,并请他继续发言。

马利克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谁都不能够把任何措词强加于我,或改变我可能想要使用的表达方式。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代表试图混淆问题,歪曲所有国家都十分清楚并了解的事实。因此,我不想在这这么晚的时候为回答这位代表所宣称的东西作长篇发言。

他必须首先证明他的话的真实性和可信性。犹太复国主义实体会准备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宣布它准备加入不扩散条约、将其核设施置于保障措施和检查之下吗?无法作出这种承诺完全意味着这位代表所宣称的东西是谎言。

众所周知,伊拉克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并已将它只用于和平目的的核设施定期而且相当公开地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措施和检查之下。

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侵略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它占领巴勒斯坦土地,戈兰高地和黎巴嫩,迫害巴勒斯坦人民--圣殿山大屠杀就是最近的明证--武装袭击伊拉克和突尼斯、与南非进行合作,这些仅仅是它令人憎恶的政策几个例子。

在推行这种侵略政策时,它进行了核计划,并在西方,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协助下,将核武器引进中东地区。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现在拥有包括核武器、生物和化学武器的武库。因此,它的存在对该地区各国构成了十分严重的威胁。

今年4月,伊拉克通过萨达姆·侯赛因总统提出了一项倡议,呼吁宣布中东为一个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区域,并将销毁该地区的核武器与化学武器联系起来。这一倡议产生于我们从该地区消除一切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真诚愿望。

现在,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同意这个倡议吗?

齐波里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很抱歉占用各位成员的时间,但我的确认为,我们不能让一般性辩论以伊拉克代表团在我们面前编造的谎言结尾。6或7项安全理事会决议谴责伊拉克这个国家侵犯它的邻国科威特的领土完整、兼并这个国家并试图将它从地球上抹去,以及使用现代战争的一切手段。科威特人民是侥幸的,伊拉克能够在不必使用任何它用于威胁美国和以色列的庞大化学武器库的情况下完成

这一切。

我们不必引用其他人的话，我们只要引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话就行了。他说伊拉克拥有化学武器，他对其它国家进行威胁，他有一次威胁要消灭半个以色列，在其它场合下他干脆威胁要袭击以色列。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伊拉克违犯1925年日内瓦公约的进一步证据。当然它在与伊朗的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对自己的人民使用这些武器，并还打算使用这些武器，是对《公约》的文字和精神的违反。

至于它违反《不扩散条约》，这一点与以色列是否签署了《不扩散条约》当然没有任何联系或关联。没有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不只我们一个。我们已在第一委员会和联合国其它机构多次解释我们在不扩散问题以及《不扩散条约》方面的立场。但是伊拉克签署了《不扩散条约》。那么伊拉克代表怎么解释其总统于1990年7月9日在法国电视上关于伊拉克没有任何原子武器的声明呢？我很愿意相信他目前还没有任何原子武器。“但是”，他又接着说，

“如果一个西方国家愿意帮助我们生产核武器，为我们补充以色列已经拥有的武器，那么我们是不会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以色列已经拥有这种武器。

这种公开表示希望拥有核武器的行为怎么能使伊拉克履行根据《不扩散条约》第二条规定而承担的义务呢？

在过去的一年里，每一位中东问题的评论家都对伊拉克利用非法手段获取核武器部件的非法行为作了评论。在此我只想列举几个例子。旧一些的有斯奈德先生在《中东刊物》上刊登的一篇题为“实现奥斯伊拉克的道路：巴格达对核弹的寻求”的文章；有世界不扩散问题最高权威伦纳德·斯佩克特写的“走核道路”；《中东市场》；德国杂志《明星》和《明镜》周刊；伦敦的《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所有这些和许多其它刊物和文章都记载了伊拉克企图获得核武器部件的疯狂努力。不扩散制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制度中存在的漏洞在自1988年12月开始的各期《核科学家通讯》中得到了详细的阐述。国际原

子能机构本身对其安全保障制度中存在的漏洞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伊拉克对于《不扩散条约》和不扩散、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以及整个裁军问题究竟持什么立场。

下午6点15分散会